

淮海集

四







淮海集卷第十六進策



秦觀少游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  
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  
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  
 之衆抗秦可謂彊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  
 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  
 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彊弱也穰苴之  
 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

秦卷一六

一

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  
 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  
 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  
 遜甚於雛鷺而蜀師斃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  
 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  
 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  
 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  
 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彊弱任  
 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  
 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



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彊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闡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鳥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

鳥喙莖葛之奇奇於藥繁弱志歸奇於弓矢礮鵝莫邪  
奇於刀劍雲為山奇濤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交為  
電亂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凝結而  
為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  
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  
鼎而射命中者絕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  
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  
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  
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  
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

入而未嘗因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  
無它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  
伎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却  
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奇悉其冗怯以為  
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為奇  
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為衆冗怯者亦為  
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  
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  
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擒  
番禺而盧循破李勣越文成戎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

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  
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彊將勁卒不得  
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臍曰解雜  
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檄批亢擣虛形禁勢格  
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  
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  
以刀遇大輒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  
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  
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  
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

抗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  
士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主我  
爲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  
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辯者  
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  
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搏銜喻以禍福  
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  
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

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者違懷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

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恠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曠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卹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橫之術諱問而恥言



之則所謂因啣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  
子曰子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  
嘗發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  
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  
非辯士為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  
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故辯士足以  
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  
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  
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  
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為力思慮為謀語言為辯天下未  
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鄒食其使  
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  
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  
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  
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  
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古  
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  
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

兆機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况  
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  
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脉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  
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物脉絡  
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  
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  
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溼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  
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夫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  
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  
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  
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  
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  
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  
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  
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  
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  
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  
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

事之遂收燕齊表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  
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  
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  
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  
敗旣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綉謀一  
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  
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  
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  
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  
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  
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  
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鬪茸取具之  
人一旦敵傳於裨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  
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  
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  
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  
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龍溪集卷第十七 進策

秦觀 少游

兵法

三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兵  
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棊剋革爲鞠亦皆有  
法況於帥無罪之人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  
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  
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  
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  
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

秦卷一

兵

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  
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  
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  
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  
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旣遣秦  
明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  
之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  
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  
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  
道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

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  
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  
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  
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  
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  
金羽鸚以爲矢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  
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  
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  
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有相摩裊相屬雖其精粗不同  
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  
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  
良也

###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  
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  
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  
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  
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  
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  
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北言

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旁置網罟撞以

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

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  
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  
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  
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  
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  
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  
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  
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  
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  
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

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  
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  
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  
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  
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  
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斂善氣旣應年穀  
胥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階抱鼓或驚

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敝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彊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咸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爲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末咸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推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墮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

困於飢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寅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



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辨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千百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有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固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鹵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

前効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躡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去唐繼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

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推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推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于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

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  
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  
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  
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  
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  
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  
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  
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以  
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  
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闕書歲月使得出仕比  
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  
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豈得而  
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  
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財擇之

淮海集卷第十八進策

秦觀少游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強  
大幾與中國抗衡党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  
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  
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  
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  
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  
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

秦卷一八

一

月世

百餘萬而羌虜數入逆執事如鴈行將吏被介冑而臥  
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  
策士議欲緩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  
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  
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捐之疏罷朱  
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持也狄道枹罕故為吐蕃  
諸侯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為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  
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為熙河之守則數  
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枹罕五  
泉會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

者以靈武內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集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熙河自爲內地尚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羌虜各率種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爲輜車遊魂疆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

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爲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脩以爲雞肋者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爲劉氏所據曹公以爲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禦捍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爲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

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擊其翼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縛其手則不能走瓶罄則壘恥唇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熙河亦橫山靈武之壘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紆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

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僭造兵拏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關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羌之勁悍不可以力屈久矣柰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衝故其攘清遠而竊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問寶元慶曆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

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  
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  
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羌入事請盟唯恐居後於是盡  
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僭名號卷甲一出  
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為  
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抱罕請命天  
再指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  
知所為然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  
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賣鬻而期月之間資用  
尚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徵艾胡

粵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  
充委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間而天方厭羌內難屢起  
權臣擅事蚌鷁相持既狃於永樂之役常以中國為易與  
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  
輕驕與夫解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  
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  
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  
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也柰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  
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頡

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  
百數築單于郅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  
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  
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  
伐高麗至身屬橐鞬鞍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  
駐蹕之後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  
徵在朕豈有此行耶迨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鬪狼怨  
禍構連饑饉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  
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  
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  
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  
弊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怪也臣以為陛下觀  
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  
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  
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為統帥盡  
護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  
武為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  
堅悉銳傳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



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脆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脆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以攻爲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

其敵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暮月此則以守爲攻者也臣以爲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隊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旣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搖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爲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廊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

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處  
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  
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  
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  
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曷鹵無水泉若誠舉  
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  
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  
得非萬全也為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  
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  
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為之教督外無遊兵為之捍敵

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  
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灌溝  
漑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  
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克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  
以數縣之眾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  
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贏斗升之糧負於馬  
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  
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  
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為撓賊之謀則吾  
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

羗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愆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時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羗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淮海集卷第十八

淮海集卷第十九進論

秦觀少游

晁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爰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由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爲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

秦觀卷十九

一

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彊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日用錯計適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爰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爲是

以妻言之則爲妬夫言之者異而其意同也就使盜與錯素無眦睚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柰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澶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爰

盜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爲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爲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爲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爲請者知制

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宮室爲後將毀宮室廡庫爲先宗廟爲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爲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爲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官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

角抵上林宮餘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揚射熊館布  
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  
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 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  
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  
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  
儒及即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  
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  
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

四百一

秦卷十九

四

列三

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浹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  
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  
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  
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  
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  
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激使然而已矣何  
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  
道缺陽勝而偏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偏偏亦生僭  
兩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位  
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主上

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彊君弱陰勝而借陽武安等所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資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是忍教遺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偏陰之憂深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隄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

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洪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朝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



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  
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臣觀  
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  
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  
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  
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  
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  
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

四十一

秦卷十九

六

列明

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  
竊焉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  
能致爲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  
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薨  
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  
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顓方貪權勢在己是以深思熟  
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  
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  
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  
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

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  
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  
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  
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  
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  
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祈奚免  
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  
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  
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  
也如祈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  
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  
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滂爲吏部拔賢進善時  
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妻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滂所進  
而王通以爲密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滂則  
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淮海集卷第二十進論

秦觀 少游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

三十一

秦卷二十

一

題道

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彊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為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

翦翦曰大玉必不得已用。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加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鎡錡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蹠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請首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勒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

勢利而着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摺紳先生之  
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着貧賤  
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  
洽而至於是以巨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  
去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  
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  
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念而仁義禮者道德之  
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  
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  
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

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  
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  
為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為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  
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以陷腐  
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  
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  
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  
陳蔡蓋遷自况也又曰士空刃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  
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幽李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  
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為修行仁義者皆

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也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貧  
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保比封王與列臣朝請以巴蜀  
寡婦清爲正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  
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  
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  
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去哉彼班固不達其  
意遂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爲人多愛不  
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  
老游使貧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  
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  
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  
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  
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  
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  
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爲  
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爲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  
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  
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如命終身不敢取臣嘗

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銖鎖願  
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  
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  
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  
利彼不爲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  
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  
輩皆持祿取容偷爲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  
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  
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  
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

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  
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  
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覆  
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  
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  
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  
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  
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彊  
大非有仁心則不與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  
之罪則不絕哀感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

事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云而復興相靈之時  
道極矣鉤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  
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口一貫盈矣故國云而遂絕  
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  
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  
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  
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

四

秦卷二十一

六

劉文

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  
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為清是隘而已和者所  
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為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  
之則為清為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為隘為不恭故伯夷  
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  
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更陳寔曰此人不宜  
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上中常侍張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吊焉嗚  
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相靈之時政在



官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  
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  
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  
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誣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  
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効蓋可見  
也嗚呼使東漢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  
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  
寔爲侯張而身誣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官官以得  
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  
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仲卿可得也則曰有命  
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誣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誣  
也寔於侯張亦誣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誣道而  
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不誣身於官人者亦可  
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  
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盟也終始又使其刑臣禮  
於士以杖挾傷而死古之人取其身之辱於刑臣也如  
此非寔之時其可誣身於官人也是故爲伯夷之清而  
非其時者是隘而已若陳寔之誣身於官人而非其時  
者是爲姦而已

淮海集卷第二十一進論

秦觀少游

表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  
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  
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  
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  
霸臣事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  
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爲不然紹之所以亡  
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

秦卷二十一

一

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犇北狼狽甚於袁  
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  
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  
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  
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  
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  
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戶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  
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  
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玲越王句踐皆瀕於絕滅而復

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  
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  
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  
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  
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  
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  
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  
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  
不能用臣竊以爲知言也

魯肅論

奏卷三

二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他借先主先主固以取蜀吳王悔  
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  
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  
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  
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從  
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元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  
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  
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  
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  
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

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以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遂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曾公以百萬之衆沂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云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

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所求者豈不羞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室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細心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芻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轎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爲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翻拔而傳鳴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才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爲蜀先主而委耶美通以爲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爲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

四〇七

卷之二

四

劉

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爲小器樂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間者得行指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以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留而已

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  
興禮樂方生之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荊益二  
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  
俟河之清人盡可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  
能彊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  
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  
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荊益成鼎峙之  
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  
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之臣何以加諸  
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  
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  
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  
天下之奇才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其  
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披髮其父之故  
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表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  
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  
恐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

爲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鼎鑊  
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  
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  
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云旣明且哲以  
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  
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世衰道  
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  
保身之爲易殺身之爲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  
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爲君  
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

云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爲張超而  
死者果何爲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  
挾天子其勢爲順布背朝廷其勢力爲逆使超去逆就順  
紹拂爲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  
夫張超表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  
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爲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  
近義矧滅超也曹氏焉得與紹爲仇乎由是言之洪爲  
張超而死者宋何謂也孔融嘗爲管亥所困太史慈爲  
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  
俗尚名節也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爲媿禍亂不

解爲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爲太史慈不成則爲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揚子以要離爲蛛螫之靡聃政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 王道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且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道周顛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粲之舉兵也劉

隗勸帝盡誅王道之族導嘗求救於顛顛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躬得志問顛於導不荅顛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顛之死雖假手於躬實導之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顛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麇賊之麇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



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為君子  
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為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  
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為姦人姦人者肯託身於疑似之  
間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  
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  
趙氏死厲王以為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輒推殺之  
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  
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為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  
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  
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  
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為多特其殺周顛之事有似  
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  
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  
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為耦者有才之  
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  
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  
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於元  
魏運籌制勝策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

房與韓信蕭何爲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  
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  
關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  
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爲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  
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惟惺時人子弟  
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  
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  
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  
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寶元曆章尤夸誕妄詆古人  
所撰圖書至鑿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

乎正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  
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若曾不及荀賈明矣  
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  
遂塞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  
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  
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  
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焚惑之入秦彗星之  
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  
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  
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

瑛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浩  
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而太武爲國副主亦白  
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  
爲子房者歟

淮海集卷第二十一







